

中国现代散文经典文库

ZHONGGUOXIANDAISSANWENJINGDIANWENKU

刘半农

liu ban nong

汕头大学出版社

中国现代散文经典文库

ZHONGGUOXIANDAISSANWENJINGDIANWENKU

劉半農

liu ban nong

汕頭大學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现代散文经典文库. 刘半农/黄勇主编. —汕头:
汕头大学出版社. 2012. 1

ISBN 978 - 7 - 5658 - 0585 - 1

I. ①中… II. ①黄… III. ①散文集—中国—现代
IV. ①I2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08744 号

346685

刘半农

总策划 赵 坚

主 编 黄 勇

责任编辑 胡开祥

责任技编 姚健燕

装帧设计 袁 野

出版发行 汕头大学出版社
广东省汕头市汕头大学内

邮 编 515063

电 话 0754 - 82903126

印 刷 北京一鑫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05mm × 960mm 1/16

印 张 15

字 数 253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9.80 元

书 号 ISBN 978 - 7 - 5658 - 0585 - 1

• 发行:广州发行中心 通讯邮购地址:广州市越秀区水荫路 56 号 3 栋 9A 室 邮编:510075

电话:020 - 37613848 传真:020 - 37637050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联系退换

前言

作为现代散文家、诗人、语言学家的刘半农（1891—1934）以其多方面的卓越才华奠定了他在五四以来新文学历史中大师级的地位。

刘半农，原名寿彭，后改名复，初字半侬，后改字半农。1891年出生在江苏江阴。早年参加辛亥革命，任革命军文书。1916年曾在《礼拜六》杂志上发表旧体小说，后任中华书局编译员、北京大学法科预科教授、《新青年》编辑。1918年和钱玄同撰文尖锐批判封建顽固派，是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之一。1920年夏到英国伦敦大学的大学院学习实验语言学，1921年转入法国巴黎大学学习，曾获法国国家文学博士学位。1925年回国，历任北京大学教授、辅仁大学教务长、历史语言研究所语言主任等职，并参加语丝社，继续从事杂文和诗歌创作。1926年出版诗集《瓦釜集》和《扬鞭集》。诗作风格朴素，多以口语、白描手法表现诗的意境。二十年代后期致力于语言学研究，发明音调推断尺，出版了《中国文法通论》、《国语运动略史》等重要学术专著。30年代始在《论语》和《人间世》上发表打油诗及文白相间的小品文，倾心于杂感，散文著作有《半农杂文》、《半农杂文二集》等。

刘半农的杂文笔锋犀利，擅长在谈笑中说理和辩论。于1934年出版的《半农杂文》，收录了刘半农杂文创作45篇。《奉答王敬轩先生》、《作揖主义》、《应用文之教授》等文章尖锐批判了封建守旧势力和旧文学，热情为新文化新文学鸣锣开道。特别是《奉答王敬轩先生》一文，更是为推动“文学革命”和钱玄同合作演出的一场哄动一时的“双簧戏”，即1918年3月，在《新青年》4卷3号上以《文化革命之反响》为总题，由钱玄同

化名为王敬轩致信《新青年》，刘半农则撰此文对复古派守旧派进行猛烈抨击，文章分八条逐条批驳王敬轩的谬论，义正辞严、富于雄辩性。在《徐志摩先生的耳朵》、《骂瞎了眼的文学史家》等文中，刘半农辛辣讽刺了神秘主义艺术观和相互吹捧的庸俗作风。同时作者也广泛评介中外文艺、国语语音和汉字字声实验的情况，体现出刘半农学术领域的精专。

刘半农的散文随意发挥，自然洒脱，幽默风趣，具有现代气息和亲切味儿。鲁迅曾赞誉他是“《新青年》里的一个战士。他活泼、勇敢、很打了几次大战”。他对散文改革提出很多精辟见解，主张把“破除迷信”作为散文改革的主要任务，认为“非将古人作文之死格式推翻，新文学决不能脱离旧文学之窠臼。”对现代散文的理论建设作出了很大贡献。

本书收录了刘半农的散文代表作，从中读者可以领略到这位五四时期学术大家和新文学倡导者文学创作的独特风貌。

目 录

两 盗	1
欧洲花园	3
拜轮家书	9
阿尔萨斯之重光	13
马丹撒喇倍儿那	16
琴 魂	23
诗人的修养	28
应用文之教授	31
天 明	37
辟《灵学丛志》	50
实利主义与职业教育	53
“作揖主义”	56
她字问题	60
寄《瓦釜集》稿与周启明	63
国语问题中一个大争点	66
《四声实验录》序赘	72
海外的中国民歌	78
徐志摩先生的耳朵	87
寄周启明	90
汉语字声实验录提要	94
国语运动略史提要	99
敦煌掇琐序目	102
读《海上花列传》	108
悼“快绝一世の徐树铮将军”	121

骂瞎了眼的文学史家	123
奉答□□□先生	125
重印《何典》序	128
《扬鞭集》自序	130
《浑如篇》题记	132
与顾颉刚先生论《静女》篇	133
与疑古玄同抬杠	135
也算发刊词	137
“呼冤”之余波	139
译《茶花女》剧本序	141
谨防扒手!!!	143
校点《香奁集》后记	144
神州国光录	146
开学问题	148
法国流俗语举例	150
打 雅	156
“好好先生”论	161
老实说了吧	163
为免除误会起见	166
“老实说了”的结束	168
诗与小说精神上之革新	172
致钱玄同	179
复王敬轩书	180
随感录·七	194
中国之下等小说	196
通俗小说之积极教训与消极教训	212
随感录·十五	219
答《对于〈新青年〉之意见种种》	220
留别北大学生的演说	222
致胡适	224
我的求学经过及将来工作	226
我眼睛里所看见的孔德学校	228
关于外国话及外国字	231

两 盗（拟拟曲）

闹市尽处，颓垣败壁之旁，二人方抵〔抵〕掌而谈，音吐瑟缩，若有所惧。

〔甲〕 一举而得十金，汝得其四，我得其六，亦甚善。

〔乙〕 得之殊不易。唉！我辈杀人越货，我之心，乃亦若见杀于人，尔心又何若？

〔甲〕 若何味味！若发白矣，胡乃无胆！且一击而杀彼，于彼无所苦。

〔乙〕 杀之终是罪孽。彼面目秀美，如圆月之放光。今一被吾人之刃，世间遂仅余一月，形单而影只矣，唉！

〔甲〕 趣低声言之！若胡愚妄不惧死？此间贵人多，且有权力，官府亦善察，尔胡愚妄不惧死？

〔乙〕 我刺彼时，彼唇张舌动，未及发声而其身已付诸大化，思之殊可悯恻。此十金得来殊不易。

〔甲〕 速默！勿复言此！独不见亭亭彼美，已登彼古塔之颠，凭阑而远眺邪？

〔乙〕 此小娘子亦甚有胆，乃敢履此危塔。

〔甲〕 你尚不知其所欢。其所欢尝自塔外缘壁而上，以达于顶。此小娘子见之，以少年英勇至此，叹为得未曾有，遂许之以身。嫔〔姘〕有日矣，而……

〔乙〕 而，何者？

〔甲〕 而不知此少年人已……

〔乙〕 已，何者？

〔甲〕 已丧于吾辈之手。

〔乙〕 嗟夫！此事确耶？此事果确，彼小娘子尚复何望？

〔甲〕 岂无所望？彼方谓意中人姗姗来迟，初不知狭巷之中，已有一人陈尸于地，血染尘埃，且由殷而紫矣。

〔乙〕 伤哉！尔胡不杀他人而杀此？今也鹄失其雄，此后将沉浸于眼泪中矣。

〔甲〕 哈哈！吾辈猛兽生涯，岂能择人而噬。且世间女子，多半无情，今日见甲死而恸哭，明日即熏沐以为乙容。伙伴！尔阅世深，胡不知此！

〔乙〕 勿为此忍心语！独不见残阳一角，正照彼美花颐玉额之间，两目盈盈，热泪已破睫而出。

〔甲〕 彼尚梦梦，胡由能哭？或者于睡梦中与所欢诤诤，是以苦水盈其目。

〔乙〕 或于睡梦中见其意中人沐血呼冤，故戚戚疑为恶兆。精诚所感，容或有此。

〔甲〕 世间安得有鬼？

〔乙〕 人尽若汝，则举世无人，无人安得有鬼？即谓无鬼，亦或彼登高瞩远，已见狭巷中之尸。

〔甲〕 巷旁高垣夹峙，苟眼光非曲，安能见尸。女子之心，固曲屈如盘蛇，谓其眼光亦曲，我乃未信。

〔乙〕 此女尚少，戕其所天，意终不忍。

〔甲〕 天夜矣，归休！

〔乙〕 天夜矣，白日已逐长夜而去，惨然无色，后此我心，乃同此日。

〔甲〕 夜则复明耳，日出瞬息间，奚戚戚？

〔乙〕 我得此四金，乃觉甚重。

〔甲〕 若穷鬼！一旦得钱，便觉其重。今夜甚冷，第以尔钱买一醉，则冷祛而重亦不汝累。

〔乙〕 今夜甚冷，我乃甚热，以此钱置掌中，一若彼小娘子丝丝热泪，痛炙我手，不可复当。我今思之，遇汝实非我福。

〔甲〕 遇我非福，还我钱可矣。

〔乙〕 善！还汝钱，始足略消我谴。我今归矣，宁饿死，不愿再见汝。

（四年六月，上海）

欧洲花园

(一) 千九百十六年三月十一日

晨起，行于市，见鬻报之肆，家家咸树一竿，竿头缀巨幅之布，或悬径尺之板，署大字于上，以为揭櫁，曰“葡萄牙宣战矣。”此数字着吾眼中，似依恋不肯即去；而吾当举目凝视之时，心中感想何若，亦惘然莫能自说，但知战之一字，绝类哑谜，难测其奥。七百年前，吾葡萄牙甚弱小，其能张国威，树荣名，自跻于大国之列者，战为之也。及后，阿尔加司克伯尔之役，摩尔人败吾军，僇吾主，摩尔人（Moors）居非洲北岸，为阿剌伯及巴巴利人之混合种，不信耶教。千五百五十七年，葡王约翰三世（King Joao III）死，其孙撒拔司丁（Sebas-tiao）嗣位，只三岁，王伯祖摄政。至千五百六十八年，王十四岁，归政。王年少英敏，嗜运动及冒险之事，又笃信宗教，亲政既十年，恶摩尔人之无化，集国中兵万四千众，以千五百七十八年六月二十五日，自葡京里斯朋（Lisbon）发发，渡海征摩尔。八月四日，战于阿尔加司克伯尔（Alcacer- Keb'ir）大败，王死乱军中，万四千人及从征诸贵族，或死或俘，无有还者。事平，有得王尸者，见身受数十剑，血肉模糊，衣冠类王外，莫由辨真伪，遂运归，葬于白仑寺（Convent of Belem），其曾祖马诺欧王（King Manoel）所建者也。或谓归葬者实非王尸，王之死，不在战场，而在被虏于摩尔之后云。以撒拔司丁之英毅，竟不蒙天佑，身死国辱，隳其祖宗之遗烈，而令吾葡萄牙人屈服于人者，亦战为之也。嗟夫，吾葡萄牙固昔日之泱泱大国也，光焰烛天，荣名盖世，以今之小，视彼之大，数百年来，爱国之士，殆无一不悲愤填膺，叹为昔日之盛，恐终古不能见诸今日也。然昔日之盛，果即终古不能见诸今日乎？则其事犹待解决，固无人能知之，亦无人能断之也。今

葡萄牙宣战矣，祖宗之灵，已归相吾辈，吾辈将来运遇，为蹇为吉，容可即此决之。夫以吾葡萄牙先人之事业，曾于惊世骇俗中辟一新纪元，曾于探幽穷险中辟一新纪元，曾于人心能力中辟一新纪元，吾人幸而为其子孙，岂可昏昏过去，而不一念其遗烈邪？且亦岂一念即了，以为昔日之事，仅一光荣之幻梦，今梦醒情移，不妨于夕阳西下时，歌俚歌，徘徊于颓垣破宇间，摩挲旧迹，视为考古之资，而不以先人之遗命，为前进之铙吹，希望之宝库耶？诸君英人；英人，果敢人也，御木纳之假面，而藏锋镞于其中；善画策，平时一举手，一投足，悉资以造策；策备，乃待时而动。人之论诸君者，每谓英人何狡若游龙，不可捉摸。不知诸君固自有主意，初非动于一时之情感也。职是故，诸君恒视吾辈为怪物，谓葡萄牙人善作梦，当晴日当空，气候温暖，则葡萄牙人梦矣：置身园中，见橘树及夹竹桃之花，灿然齐放，微风送香，则色然喜，如登天国，曾不一思来日之大难；似此举国皆梦，茫然不知世间复有白昼，国几何而不亡。诸君以此责吾辈，吾辈敢不唯诺；盖吾葡萄牙人固善梦之民族，常自承不讳也。然吾辈所梦，未必即符诸君之所测。乃有一梦，作之数百年矣，今犹未醒也。自当年撒拔司丁王遇害，国人悲之，北自格利西亚，南迄亚尔客夫司极边，凡言及此王，莫不嘘唏悲叹，谓王英气过人，春秋甚富，貌昳丽如少女，国人莫不愿为效死；以王其人，在理当展其雄略，建万世之功，不能即此淹忽；于是佃佣村媪，撰为齐谐，父诏其子，母语其女，谓王实未死，今睡耳，异日且归；至今山村酒肆间，老农辈偶谈故事，犹坚执此说。此非数百年未醒之梦耶？诗人嘉穆恩有句云：“Antiga fortaleza a lealdade d’ animo enobreza;” 嘉穆恩（Louis de Camoens）生千五百二十四年，死千五百七十九年；此二句以英文直译之为：“Ancient vigour and loyalty of mind and nobleness” 吾今亦作此想，想诸君闻之，或将匿笑。然英国诗人，不亦尝谓神话村谈，幻梦怪想，均自具哲理，不能视为妄谬耶？又吾葡萄牙农民，都朴质寡文，与自然界甚接近，故为状绝类小儿。方吾儿时，乳母为吾述神话，吾自摇篮中听之，恒心慕神仙，谓他日吾长，亦神仙也。今老农辈之于撒拔司丁，亦犹吾儿时之于神仙耳。慕之既切，信之既深，苟有机缘以通其壅，有不誓死直前，使失诸撒拔司丁者收诸今日耶？且物极必反，失败之后，或转光荣；痛苦既深，每多欢乐；毅力之刃，炼自患难之炉；破产之父，临终涕泣，遗孤奋勉，必昌其家；中谓葡萄牙即此萎化不振耶？今葡萄牙改民主政体矣，吾犹于撒拔司丁深致惋惜，闻者幸弗以吾为王党余孽，亦弗以吾如此立论，事关政治，当知吾于葡萄牙全国之

中，一切政党政客，多无所憎好，亦无所信仰；所自信者，但有国魂。昔耶稣基督未降生时，犹太人期望基督至切，谓必基督生，乃能救民水火。及耶稣既生，以基督自任，虽犹太教徒及市井无赖众起反对之，而终无损于基督。基督者，盖应乎人人心中之愿望而生，所谓果生于因也。今吾与邦人，既深信撒拔司丁之必归，执彼例此，安见撒拔司丁之果不来归耶？来归之后，选旧材，鸠旧工，重建旧邦，又安见其根底之固，不尤十百往时耶？世之论者，又岂能决言吾葡萄牙神话，尽属荒渺无稽耶？虽吾生有涯，而世变靡定，撒拔司丁来归，果在吾一息未尽之前，抑在吾此身既了之后，吾不自知。要之，吾为挚信撒拔司丁必归之人，吾即可屏绝一切王党民党，自立一党曰撒拔司丁党。隶党中者，吾本人外，即全国佃佣村媪，至今犹深信撒拔司丁未死之人。其导吾入党者，则为吾乳母玛利，今已死矣。吾读书识字，所读历史之书，自小学以至大学，聚之亦可成束，然求其趣味浓郁，摹绘往年事实，栩栩欲活着，殆多不如吾乳母所述之故事。有时于故事之后，殿以俚词，抚余顶而歌之，尤能深镌吾脑，令吾永不遗忘。今日身在伦敦，见街旁鬻报肆中有葡萄牙宣战之揭槩，遂使余热血鼓荡于中而不能自己〔已〕者，胥吾乳母玛利之力也。玛利居茫堆司州，其地甚冷僻；小说家每谓茫堆司者，未经世人发见之沙漠也；又曰，茫堆司为文明不及之地，以茫堆司道路崎岖，居民寥落，逆旅既朴俭有上古风，旅行之士，亦遂裹足；凡一切奢侈安适之具，世人美其名曰进步云者，胥不能于茫堆司求之。吾葡萄牙编户之氓，多崇实黜华，茫堆司尤甚，游其地，接其人，不识字者几居什九；然宇内灵气，实钟其身；记力理想，均高人一等；怀旧之念，尤时时盘旋胸中；与谈旧事，自白发之叟，以至三尺之童，莫不仰首叹息，似有无限悲苦。玛利生于其地，呼吸其空气既久，女子也，而怀抱乃类爱国伤心之士。所居在山中，祖若父均业农。山中之地，自经垦植，能产嘉谷；而老农辈时时侈道旧事，指山中古迹以示后昆，谓某山之麓，尔祖宗鏖战之地也；某水之滨，尔祖宗饮马之处也；虽不免穿凿附会，而鼓铸国魂之功，实与垦植土地同其不可磨灭。吾国为地球古国，曲绘其状，当为一白发萧萧之老人。老人天性，多喜神话，故二千年前罗马侵占吾国之神话，至今犹传说勿衰。余以神话无稽，素不研习，顾于鼓铸国魂之神话，则颇重视，谓圣经寓言而外，足为精神界之宝物者，唯此而已。吾今已长，玛利亦已物化，而玛利小影，犹在吾目；吾六岁时玛利携我抚我之事，思之犹如昨日。记得玛利恒赤足，而性情和厚，举止温雅，不类乡村蠢媪；面棕色，微黑，然修剃甚净，不

以黑而妨其美；目大，黑如点漆，似常带悲楚，而口角常露笑容；平时御红棕色之衣，淡橘色之披肩，裙则天鹅绒制，黑色，旁缀小珠；首裹一巾，玫瑰色地，琥珀色文，自前额至后颈，尽掩其发，两耳垂珥，黄金制，甚长，下垂几及其肩；自颈至胸，围一金链，上缀小十字架及金心无数，问之，则以祖传对，谓每一十字架，或一金心，即为一祖先之遗物云。是日之夜，余独处逆旅，脑思大动，恍如吾已退为小儿，与玛利相处，身居祖国，浓雾迷漫，山谷间尽作白色，羊颈之铃，锵锵不绝，牧羊之童，则高声而叱狗；又似时已入夜，启窗外望，天上明星闪烁，如与吾点首，风自西来，动庭前松树，飒飒作声；松下忍冬花方盛开，风送花香，令人心醉；玛利则徐唱俚歌，抚余就睡，歌曰：“风吹火，火小则灭之，火大转炽之；同心而别离，毋乃类于斯。”

Como o vento é para o fogo

E a ausencia para o amor;

Se é pequeno apaga-o logo,

Se é grande, toma-o maior.

此歌直译英文为 “As is the wind to
the fire, so is absence in love. If
love be slight, it is soon less; it
great, greater it will grow”

余觉歌味隽永，神魂回荡，不觉昏然入睡。

(二) 四月一日

余仍在伦敦，蚤起，天作鱼白色，阴云下垂，似上帝蹙额，悯世人之疾苦。风自东来，奇冷，着人欲战。余凭阑远眺，百感交集，思吾祖国昔日之光荣，今已消散，今日之事，犹在扰攘中，云稠烟重，不能遽判其结果；则将来者，其为希望与否，为不蹶不振与否，亦岂能预说耶。思至此，觉万念多冷，但有悲叹。忽街头一卖花者，手一木筐，中置紫罗兰花，高声求卖，花上露珠未干，颜色鲜艳，似迎人而笑。余一见此花，斗

如冰天雪窖之中，骤感春气，一息一呼，都含愉快，盖此小小之花，足导吾灵魂，使复返儿时也。记得六七岁时，一日，园中紫罗兰方盛开，玛利挈吾同坐花砌之旁，见天色明净，一碧如洗，日光作金黄色，着人奇暖，而玛利为吾娓娓道撒拔司丁遗事，吾聆之，亦觉希望幻梦，都美丽放金光也。玛利之言曰：“人言撒拔司丁王已死者，妄也。当王渡海出征时，师船千艘，银樯锦帆，貔虎之士，万有四千。既渡海，胜亦进，败亦进，创深矣，流血成渠矣，而掌帜之弁，犹扬旗而前，旗色如雪，映耀日光，幻为奇灿。及势尽援绝，王犹跃马独出，溃围三次，披杀摩尔三十九人；力尽，乃见禽。尔时，夕阳西下，斜烛战场中，尸骸枕藉于地，中有葡萄牙人万三千；掌旗之弁亦受创死，然犹握旗于手，不肯放；旗本白色，昔曾飞扬空中，与青天之色争艳者，此时血渍满之，倒地作惨红色，似为死者鸣其悲愤。呜呼，王竟败矣，王为上帝之故而出师，竟不蒙上帝之福矣。王既成禽，摩尔人载之归，桎其手足，纳地狱中，令终岁不见天日。王羞忿交并，每值黑夜，闻狱外鬼声呜呜，与风声潮声相和，心辄暴痛，如欲裂为千万，自言曰：‘嗟乎上帝！吾以渺渺之身，临世界最富最强之国，窃愿上答帝恩，树十字架于世界尽处耳。今不幸而败，岂吾已永永不能与吾民相见耶？岂吾已永永不能更见曜灵之光耶？岂吾已永永不能乘吾战马以临敌耶？岂吾已永永不能挥吾宝刀，率吾战士，战彼丑虏耶？’王战创本剧，益以悲怆，生活之力日消，未几即纳其灵魂于上帝。”玛利语至此，稍息，余静坐其旁，屏息欲聆其续，颇不耐，问曰：“其后如何？”玛利曰：“其后，一日，时在四月，朝阳方起，有微风自东来，挟魔力，透地狱之坚壁而入。王在狱中，忽闻乐声悠扬，若远若近，又有紫罗兰香，随风而至，启目视之，则石壁已消，但有大海；海上青天如笠，日光暖和，傍岸在一船，金舷锦帆，庄严夺目，船头立一银甲神，曰圣密察尔，见王，即引登船上，驶向海天深处，顷刻不见矣。”余曰：“王既出狱登船，驶向海天深处，想必甚乐。”玛利曰：“否，王戚甚，身虽出狱，心实系念吾民。登舟后，问圣密察尔曰：‘至高至贵之天使，吾不知何日何时，得返故国。吾知吾国之民，今方痛哭不止，悲我运遇，又日日祷天，求上帝佑吾归国。吾民之意，殆以吾苟不归，吾葡萄牙决无发展国威之日。至高至贵之天使，能示我归期否？’天使笑而不答，王再三问，则曰：‘究在何日，吾亦不能预指。但汝既思归甚切，汝民又念汝勿舍，亦终有归期耳。汝其静俟上帝之明诏。’”此上云云，玛利当春花盛开，秋月初上之际，为吾讲述者殆不下百十次，余每聆一次迄，必问曰：“不知今日王归否。”玛

利曰：“今日不归则明日，明日不归，亦终有一日归也。”诸君英人，疆域占全球五之一，尚勇进，不知回顾，闻吾此言，必斥为幻梦。然而举国精神汇聚之焦点，果为幻梦与否，吾可引诸君人人诵习之格言以相答也。格言曰：“毋或扰女，毋或恐女，万变运行，帝独相女。”

Let nothing disturb them;

Let nothing affright them;

All passeth.

God only remaineth.

(五年九月，上海)

拜轮家书（译）

千八百有十年六月二十七日，自君士但丁堡拜白老母。令以霍好思君归国之便，作书付之，令其携呈。儿等行止，书中有未详者，吾母见霍君时，霍君自能为吾母缕述。至儿究于何日言旋，目下尚难预定。霍君归国后，究于何日可抵脑丁亭，拜轮之故乡，即其母所在。亦属无定。幸弗雷却拜之从仆，被颇为拜所喜，后以不善旅行，渐恶之。不善旅行（英国仆从，大都如此），携与共行，适增一累，今已遣彼归国；倘霍君不至吾家，即由彼面陈一切。彼随儿外出，历地颇广，所言当能详尽无遗也。

记得在耶尼那（Janina 地名，现属阿尔班尼亚。）时，与摩罕默德巴沙相遇。是为阿立巴沙（Ali Pash 人名，曾为耶尼那府尹，生一七四一年，卒一八二二年，颇有功于土耳其。）之孙，年仅十岁，目大，黑如点漆。设此目而可出卖，吾英妇闻之，必不惜千万之巨值；然在土耳其，则颇平常。土耳其人容貌之异于欧人者，亦仅此大而且黑之目耳。彼见儿时，向儿言：汝年纪甚轻，无人保护，奈何远出旅行。以十龄之童，而语气乃类六十老叟，至有趣也。儿此时不能多述琐事，简约其言，则儿自去国至今，长日仆仆，颇多跋涉之苦；然山川风物，在在足娱人意，始终未有一顷之无聊也。儿意循此以往，儿之气质必变；始也喜旅行而倦于家居，终乃漫游成习，与支波西人（Gisy 为一种游荡种族，十八世纪时自亚入欧，以赌博星相诱拐窃物为业，欧人多恶之。）同一气味。此等气味，人谓嗜旅行者咸具之，信也。五月三日，儿自绥司托司泗水至阿皮笃司，（Sestos 与 Abydos 均地名，阿皮笃司在小亚细亚，绥司托司在土耳其，中隔 Hellespont 海湾，即 Dardanelles 海湾，欧亚交界也。）其事颇类吾母所知之雷恩

第亚故事，惜无丽人如“希罗”者，逆儿于岸头耳。（神话，雷恩第亚 Lean-der 居阿皮笃司，眷一女曰：“希罗”（Hero，译言英雄）居绥司托司。雷恩第亚爱女甚，每夜必泅水渡海峡就之。一日，海水汹涌，溺死；女闻，亦赴水死。书中云云，盖戏言也。拜轮性喜泅水，此次横渡海峡，尤为生平豪举，诗词书札中屡记其事。）

土耳其境内，回教寺院之宏大者，儿悉已看过。土人最重教律，向不许异教人入寺，此次吾英大使任满归国，请之土皇，土皇敕许，乃得随往参观，亦难得之机会也。儿尝溯薄司福拉司 Bospherus 又名君士但丁堡海峡，北接黑海，南接马莫拉（Marmora）海。而上，北游黑海；又尝环行君士但丁堡一周，登其城垣，览其形势。自谓今兹所见于君士但丁堡者，转多于昔日之所见于伦敦也。日来苦思吾母，心中常愿得一冬夜，偕吾母向火而坐，细述游况，以娱老人。然此时尚望吾母原宥，六月中，恐不能更作长函，因须摒挡西行，返希腊作消夏计也。

弗雷却亦太可怜。彼所欲者安乐，而儿所能偿其安乐者有限也。彼言此次远出，跋涉攀援，势且成病，信也。然儿料彼归国后，必于吾母前丑诋一切，谓所经各处如何不适，则不可信矣。彼终日长叹，问所叹何事，则一为麦酒一杯，二为无事而懒坐。三为欲见其妻，四则与其精神契合之一切魔鬼而已。儿自抵此间，始终未有失望事，亦未有受人嫌恶事；所与交接，自最上流以到最下流，都颇欢洽。尝于巴沙府中流连数日，而投宿于牛棚之中者，亦复数夜；细察民风，知其和霭〔蔼〕安分，可与为善也。又于麻利亚、里法地亚二处，与希腊名流数辈，宴游多日；其为人虽次于土人，终胜于西班牙人，而西班牙人则犹胜于葡萄牙人也。自来游君士但丁堡者，多有游记记其事，吾母当已见其一二。记得桓德雷夫人游记中，尝言圣保罗寺伦敦大寺院之一。倘与圣莎菲亚土耳其大寺院之一。并置一处，其庄严伟丽，殆可相敌，此言误也。儿先后参观两寺，相其外表，审其内容，参互而比较之，知圣莎菲亚寺虽为历史上希有之古迹，前此希腊皇帝，罗马帝国东西分裂后，其东部称东方帝国或希腊帝国（Eastern or Greek Empire），君主称希腊皇帝，非古希腊也。自戛司丁尼亚以后，加冕于寺中者数人，为人狙杀于寺中神坛之上者亦数人，而土耳其诸苏丹，复时时到寺，吾辈置身寺中，抚摩旧迹，诚足增进识见，然就庙身之大小，及建筑之华朴言之，实远出当地沙雷门等诸回教寺院之下，以视圣保罗寺，更不能于同一叶书中记之矣（儿为此言，颇似纨绔子弟口吻）。儿于寺院之建筑，最喜塞维尔西班牙地名诸寺院之峨斯式；窗户外端均作